

## 核桃树下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37311)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49637311>.

Rating:	<a href="#">General Audiences</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M</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a> , <a href="#">姬发/殷郊</a> , <a href="#">姬屋藏娇 - Relationship</a>
Character:	<a href="#">King Wu of Zhou   Ji Fa,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08-26 Words: 3,982 Chapters: 1/1

## 核桃树下

by [kashmir97](#)

### Summary

一场春日的亲密与决裂。

-

当剑背抽打在殷郊的右脸上时，姬发深深认识到自己错了。他跪在一旁，头颅重重抵着地面，像要把那里凿出一个洞，殷寿将他十指的颤抖尽收眼中。剑柄与皮肉接触的啪嗒声和殷郊吃痛的闷哼正一下一下刺激着姬发的神经，单薄的衣襟逐渐被汗水濡湿，“主帅，您放过殷郊吧，都是姬发思虑不周！”

“我教训自己的儿子，有你什么事？”来自上位者的，一锤定音。

“父亲！”殷郊绷紧身子，奋力对抗着殷寿的责罚，他不解地询问，“我有什么错？”

姬发闻言，瞬时两眼一黑。毫无疑问地，殷寿的抽打越发狠戾起来，他埋头怔怔听着，指甲快要陷入地里。即使姬发无从得知殷寿此时的目光分明是盯着他的，他也能才到殷寿此举的言外之意——这受罚的主体，从来不是殷郊，而是他。

“主帅！姬发知错！”

“哦？你错在何处？”高大的身躯像一片黑云，压得姬发喘不过气来。

“姬发是主帅与世子的侍卫，绝不曾，也不敢有丝毫僭越之心！”

殷寿停下抽打殷郊的手，眼神中刚褪去了方才的狠戾，又布上一层狡黠的审视。他从腰间悠悠掏出一撮棕色的毛发，放在手心揉搓着，“你可知道，那么多质子中，你曾是最深得我信任的那一个。”他刻意加重了“曾”字，“你还有让我再次信任的价值吗？”

姬发听见殷郊猝不及防又挨了一剑的叫声，缓缓抬头，直视着殷寿猛虎般的眼睛，“我有。

”他看见那毛已经被碾得散乱，变得毫无光泽，干枯而僵硬。

对视半晌，确认姬发的眼里没有动摇之色，殷寿似乎很是满意。他干脆地扔掉手中的剑，剑落在帐中光洁的地面，清脆的声音在三人之间回荡，有如一口定时敲响的警钟。不必再对抗父亲的力量，殷郊的腹部骤然软了下去，上半身像被抽去骨头，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一片粘在蜷曲头发上的核桃树叶也在此时终于被震落。

殷寿无视伏在地上不知在想些什么的儿子，径直走到匍匐着的姬发身前，脆弱的树叶被踩过，又随着抬脚被带起，随着鞋履带来的风滚到一边去了。只有姬发被提醒着刚才发生过什么。

“你知道该怎么做。”他身后传来一声微弱的，带着哭腔的“父亲”。

“是。”

姬发再一次重重垂下头，然而双手却高高举过头顶，为眼前的人献上短剑。

-

他们是在营房河谷旁一棵孤零零的核桃树下被逮住的。正值五月初，核桃花将开未开的时节，也是姬发入质子旅的第七年，人将熟未熟的年纪。不知道那棵还从未结果的树旁是如何成为两人的秘密基地的，只知道总是在头脑还未反应过来时，双腿已经带领他们来到这里。

弓射训练的午后，身着单衣的姬发正一手提着木桶一手牵着马驹，向树下走来。“不如辞了这军职去做个喂马的”，殷郊朝着前方的人大喊。姬发笑笑，不予理睬，将木桶稳稳放在地上，转头安心擦拭起马来。

一不留神，缰绳被人夺了过去，殷郊翻身上马，“别擦了，三天前才擦过。”

“你下来。”姬发去抢缰绳，但却被殷郊死死拽住，一个扑空后只得轻挠马腹。见殷郊一副无动于衷你奈我何的架势，姬发也不想如此僵持赌气，便也一个纵身上马，稳稳落在殷郊身后。

相同的皂角气味从耳后传来，“上午的比赛，你又让了我三箭。”殷郊拉过姬发的右手，指腹滑过那不符合年纪的、粗糙的肉茧。

姬发感到些许疲累，便将头枕在殷郊后肩，任由他的手被拽着摸来又摸去，咧着嘴说，“那你倒是说句谢谢。”

“谢谢。”殷郊重重捏了一下姬发的手，少见的如此听话。结果人如他所愿，姬发反倒不自在起来，自觉难为情，只能轻轻回握。

“我问你，我这手怎么一拉弓就不听使唤？”

“弓射也是要讲究天分的，”殷郊听姬发言下之意，是在说自己天资卓绝了。不想姬发又接着说道，“你这本是双弹琴的手呀，我小时候是见不着的。”

他说得如此坦然，这种不掺杂丝毫羡慕或揶揄之意的赞美，让殷郊感到特别高兴。姜文焕和鄂顺从小便懂得避嫌，向来不愿与殷郊走得太近，崇应彪与他话不投机半句多，虽然不愿承认，但是殷郊从不屑得与他多作交流。只有姬发，明目张胆地与他亲近，与他出双入对，他喜欢不管他殷郊走到哪里，姬发都愿意跟来的样子。

殷郊忍不住转头亲吻身后的人，姬发顺从地回应着。随着这越发绵长的亲吻，殷郊察觉到姬发耳根发烫，下体正紧紧顶着他的后臀。殷郊也不可避免地勃起了。

“姬发……”殷郊离开他的嘴唇，神色慌忙。

嘘。姬发让殷郊小声点，然后一手扶住他的腰，一手绕到他身前，从腰间的衣服缝隙中熟练地探入。就算殷郊从个头上早已超过了姬发，姬发也总是要让让他的，就算是做这种事，每次也都先服务一下他。被虎口与指根的厚茧上下摩擦着，殷郊努力调整着呼吸，精壮的胸膛一起一伏，天生自然蜷曲的头发也从发髻上飞出，一上一下扫过姬发的脸庞。

像马毛，姬发由他蹭着，想起每次把脸埋进小马鬃毛的触感。

姬发用肉扳指为他撸弄着，直到马眼处湿润一片。殷郊的轮廓本就深邃，汗珠从前额淌进眼窝，像因为快感而哭泣。待完全泄出后，殷郊将重心完全倚靠在背后的人身上，姬发只得收回手，去摇晃他的肩。

仍深陷快感中的人好一会儿才转醒，立刻蹬着马鞍撑起身子，转而与姬发面对面。他不想给姬发增加太多负担，好让他能更轻松地进入。姬发坐在马上不好发力，殷郊就撑着他自己动作起来。马儿被身上的动静拱得前后踱步，难以站定，一时竟变得焦躁无比，姬发只得一心二用，抽空轻拍马背以作安慰。

随着姬发挺胸向前，将头埋在殷郊的颈窝，马终于承受不住向右侧倒去。猝不及防地，背上的人双双跌落，在树下摔作一团。殷郊止不住笑意，翻了个身就地躺下，姬发看着横卧在地的马儿，又无奈拿起方才擦拭的布条，浸入桶中。

久到殷郊都快睡着，姬发才重新擦完马。只见他抽出短剑，在马脖子处轻轻一挥，一段修剪下的鬃毛轻轻落地。他附身捡起那撮毛，左绞右绞，熟练地攒成一股，然后叼在嘴里。姬发一向身手敏捷，一下便跃身上树，树干不堪骚扰，叶片立刻簌簌落下，他看到一片叶子落在殷郊不整的发髻上，陷了进去。

等他将那股鬃毛系在树梢，在一根粗壮的树枝上坐定，透过碍眼的枝叶看到不远处阴影里的殷寿时，姬发听到了心脏砸向地面的声音。

-

殷郊是在姬发刻意规避见面的第七日才听姜文焕说起，姬发已自请带兵去燕地驻扎。说罢，酒杯应声倒地，液体四溅，姜文焕见殷郊不顾被浸湿的裤脚，怒气冲冲地走了，头上还缠着那日挨打后的绷带。昨日的亲密如马棚中扫去的灰消失在空气中，而暴力抓住那零星的养分，在此生根。

又下了不知几日的雨，好不容易等来一个晴日，殷郊正与姜文焕从训练场前往营地，河谷边潮湿的青草味盈满鼻腔。他们又路过那颗核桃树，殷郊提议在这里休息，不想早早回去。

正当殷郊神思天外之时，他的眼睛捕捉到了一个模糊的画面，画面中一个穿着全套甲冑的铜色身影正朝树下走来。怕不是脑袋受伤了容易眩晕，他按着头挺直上身，那身影由模糊到清晰，刹那之间，殷郊火上心头，如离弦之箭，直直挥拳向前方冲去。姜文焕还来不及反应，就见来人的右脸已实打实地接了一拳，向后踉跄而去。

是姬发，姜文焕深感不妙。

血从姬发的鼻子里流了出来，很快便沿着铠甲上精细的纹路蔓延到了胸口。殷郊并未因偷袭得逞而止步，他丝毫不理会一旁的表弟，上前揪起姬发的衣领，眼看着另一拳又要落下。

“铛。”姬发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拳头砸得发懵，脑袋撞上盔甲的内壁，沉闷的撞击声在有限的空间内被肆意放大，变成两耳之间无法避免的轰鸣。他蓦然想起那天殷寿将手剑丢掷在大殿之中的回响，二者交织缠绕，让他分不清自己身在何处。

过了很久，但在姜文焕看来只是短短几秒，姬发失焦的双眼才终于回神，他看到殷郊愤怒的眼睛。他来不及多想，在双腿仍努力寻找着平衡的同时，双手已经开始本能地反击。

指节也破口开始流血。血液沿着古铜色的盔甲向下，衬得盔甲闪闪发光，很快地，他的血弄花了殷郊的脸。殷郊并未身着铠甲，很快也被姬发回击地踉跄。姜文焕好不容易才瞅准时机，一把抱住殷郊的腰往后扯，然而怀里的人像一头红了眼的牛，只懂得向前冲，非要冲向姬发身前去，毫不讲求身法，只有莽进。他一脚将姜文焕也踹翻在地。

短暂的休战让姬发瞬间清醒，不再继续迎合殷郊与他缠斗，转而兀自承受殷郊疯狂的殴打。从发狠到现在，殷郊一直嘴唇紧闭，一句话都没有说，但姬发看懂了，殷郊在问他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姬发被殷郊扑倒在地，闭上眼任他打。突然之间像是又下雨了，雨滴随意地落在姬发额头上，嘴唇上，脖子上，他的五感正在无限放大，在阵阵的疼痛中，他还能感觉到又热又痒。牙齿咬住下唇，雨水是咸的。

等到时间都仿佛失去了存在感，姬发终于睁开眼，阳光透过树缝，在枝头形成一个大大的光圈，眼前的一切都在旋转。日当正午，哪里来的什么雨？姜文焕已经把殷郊扯开了，两个人都像刚从一场恶战后的尸堆下被挖出来一般，泥与血布满全身。殷郊头上的白布条早已脏得看不出原本的颜色，血泪在殷郊的脸上糊作一团，那自然卷的头发又乱了，湿哒哒地黏在耳侧。他眼角下垂，鼻子微微拱起，嘴巴向两边撇着，一副急需母亲安慰的模样。

姜文焕用眼神暗示姬发快走，后者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承受两人翻滚的地皮在一番蹂躏后，棕色的泥土翻露在外面，像一块病狗的毛皮。

自那次突发的斗殴起，军中再也没人见姬发与殷郊一起聊过天喝过酒。还未立夏，姬发便整装前往燕地。两人第一次在分离中度过夏天。

第二年冬，苏护举冀州反，姬发才不可避免地又与大军合流。再见到殷郊时，他包裹在厚重的银质甲冑与裘衣中，雪花凝结在他的眉中，矜贵之气不亚于阵中头狼。

似昨日重现，冀州城外，殷郊跪在阵前，脸上挨了响亮的一鞭，随即重心不稳栽入雪中。姬发突然双手握拳跪行向前，第无数次，再一次地替他求情。很多双眼睛都看见殷郊吃了一嘴的雪，和他吐出雪后的偷笑。在这冰天雪地里，脸上火辣辣的疼痛被瞬间降温，但他却感觉胸膛比往日更热。

我一犯错你就来了，殷郊心想，马这时候都知道逃呢。

余光瞥见殷郊脸上新鲜的细长鞭痕，再长一些便会伤及右眼，每次受罚时殷郊笨拙得无药可救得模样在姬发眼前一一浮现。他蹙起眉头，撇着嘴低头不说话了，只剩双手抱在身前与殷寿对峙。

夜晚在篝火旁，殷郊并未主动上前和姬发说话，只是在姬发与崇应彪大战将至时，坐在一旁，手中把玩着什么物件，看着他浅笑。姬发向来是个能眼观六路的，他有那么一瞬间觉得心似溃堤一般。他站定在殷郊不远处。

“那是什么？”姬发佯装漫不经心，指了指他手中的东西。不料他刚开口，火光中就出现一道掷物的痕迹。姬发快步上前拦截，才从火中抢下这飞来之物，吹了吹自己的手。张开手心，他这才看清那是一块木雕，但很明显并非出自巧匠之手。

殷郊喝了一口酒，硕大的青铜就被挡住了半张脸，只露出深邃明亮的眼睛，“是我闲得发慌，刻的个小玩意儿。本想着烧了便罢了，你要是想要就送你了。”

木雕打磨得很是粗糙，颜色也深一块浅一块，姬发将他摸了又摸，惊讶地发现这雕的竟是他那匹棕马。殷郊吹了一声响亮的马哨，起身向西边走去，却在经过姬发时有意无意地撞了下他的肩膀，像是在问他，你要同我来吗？

姬发迅速地将这块形不成形的破木头拴在自己腰间，抖抖腰带，旋即露出无奈的苦笑，不是在笑殷郊的幼稚，而是在笑自己。那时，他们正处在未来比过去多的年纪。只要殷郊一拽缰绳，他便再一次把一切丢在身后，像被牵引着的马驹，跑过营房，火堆，和那条快干透的河，去到已经光秃的核桃树下。姬发觉得，没有比那里更好的地方，也不会有比去年春天更残酷的事情。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